

维以不永伤 (北京往事:4)

李镜合 李镜合 2017-07-09
01:17

北京奥运会的时候，有一阵子市公安联合各街道办事处发动群众，展开“平安奥运，平安北京”的活动。除了在各街道社区张贴海报宣传安全意识之外，还组织辖区居民，当然主要是不上班在家闲着的老头老太太们，上街“执勤”，说白了就是带个志愿者的红袖箍在街道小区转悠，有违法犯罪行为，立即报告。祖国欣欣向荣，首都形势大好，可以想象这个工作有多清闲，但志愿者们很激动很积极，如蒙召入朝，像申奥之初苦学两小时英语一样，牺牲掉一部分下象棋、晒太阳，抖空竹，踢毽子，吹唢呐，打太极，放风筝，带孙子，遛鸟，遛狗，唠嗑，买菜的时间加入进来。

我当时学校的保卫处也响应号召组织了一批学生加入保安队伍，充实校园内日常的巡逻力量，不过不同的是，学生有钱拿。我报了名，入选了，培训的当天介绍了背景，工作性质，工作内容之类的信息。简单来说，保卫处每天尤其是下午之后一直到深夜，都安排有保安在校园里巡逻，有若干小组，每小组两人，每班四个小时，学生呢就跟着某个小组巡逻就行了，工作非常简单，钱又好拿，说完保卫处一个主任笑咪咪问学生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么？一个青海的学生举手，“主任！没有！”情绪饱满，用来自高原上辽阔的声音。

我每周两个班，都是晚上，从六点到十点，每次搭档的两个保安一个叫永亮，河北邯郸人，听他跟我说学校的保安很多都来自河北邯郸，可能都是朋友或者老家乡亲介绍，最后都聚一起了。这就叫做基层裙带关系，提起邯郸，就想起保安，已经有了品牌意识。一个叫陈维义，天津武清人，我很好奇一个天津人怎么跑外边打工了，我认识的天津人爱家爱得不得了，个个跟巨蟹座一样。在北京读书的一个天津同学，手里一个课表一个列车时刻表，没课就坐火车往家跑，喊一起打球吃饭，常回复说，“家呢，少人？急么？”

开始工作的时候北京刚入夏，因为备战奥运，天空蓝得通透，下午太阳落山之前，空气里存着着余温，阳光在西边的云后，校园里的绿叶子打蜡一样反射出柔和的光，少男少女们在校园里穿行，裙摆和短袖，刚刚从公共浴室里出来的女生在回宿舍的路上香气宜人，裹着或披散着潮湿的头发，在入夜之前，经过早亮的路灯下，晶莹剔透，像学校超市刚摆上架喷洒了水的葡萄。

我当时正恋爱，和永亮，陈维义一起在校园里巡逻的时候常常低头用手机给女朋友发短信，或者隔三差五的查看她是否回了信息，所以两个人常耻笑我，顺带批评我工作不认真。他们两个人很好，工作的时候绕着校园一圈一圈走，和我一路聊天交流。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年龄比我还小，我当时二十岁，他们两个永亮十九，陈维义十八。两个人都是初中就辍学了，爱问我大学生活的事情，我说大学生怎么样，你们俩天天在校园里工作还不知道啊？他们两个摇头，那不一样，那怎么会一样。还爱问我的爱情，问我和女朋友怎么认识的之类的，我讲完我们相识的小故事，永亮哈哈大笑，陈维义抿着嘴，不说话，看看我又看看旁边的永亮。

校园巡逻很多时候也挺无聊的，走一会儿还行，但每班的时间太长了，就跟一个人不会连着散步四个小时一样，除非心里有事，准备表白或者表白失败。我和永亮常常觉得无聊，我玩手机给女朋友发短信，他玩手机上的小游戏或者看小说，但我发现维义很享受工作过程，永远不急不躁的样子，不抱怨，脸上平静如水，他个子矮，所以常常有一种被他自下而上地看过来的感觉，两只黑眼睛，沉着水润，我时常看见他扒着永亮的胳膊和肩膀，踮起脚，想知道永亮在玩什么游戏，永亮个子高，有一米八了，有时候不耐烦，胳膊肘他，“起开啊你。”

我们基本上巡逻一会儿就找个花坛或者长椅坐下来休息，买个冰淇淋吃，或者就坐着看操场上夜里打球的学生们。他们两个怕被保卫处领导发现，所以我们常常找一些相对隐蔽的地方休息，比如花丛高的花坛后边，筒子楼群深处的一个长椅，草坪中间的一个雕塑后边，等等。

永亮这时候会告诉他哪天夜里很晚的时候巡逻，在这个或者那个角落里看见一对男女学生偷偷摸摸之类的啦这样的

经历和故事，我知道这事情有可能发生，但从他表情和讲述手法猜测他也多半也是杜撰或者添油加醋。这些棒打鸳鸯之类的恶趣味故事并不对我胃口，不过我也知道他也是闲得开玩笑，男女风情之事，总容易成为一众谈资，若能窥人隐私，免不了要拿来炫耀。我不介意，但维义似乎很反感这些故事，每次永亮说起，他就躲开保持距离的样子，我问他怎么了，永亮撇撇嘴，“装逼呢。”

不过有一天晚上，永亮说完他某天又看见一对男女在花坛后边抱在一起，他还用手电筒照了他们这样的恶作剧之后，维义走到我旁边小声说，“嘿，镜合，我好几次还见过俩男生抱一起呢，那才叫好呢。永亮讲的太恶心了，你别听他说了以后。”我一愣，怎么想不对，维义就已经走开了，追上永亮，挂在他肩膀上看他在玩什么游戏，永亮还是不耐烦的样子，“起开啊你，你看我又死了，都是你，告诉你了玩游戏的时候别碰我。”把维义卸下来，然后维义跟在他后边，月亮下两个一长一短一大一小的影子。

有一天晚上我们值班，但是我和女朋友约了一个时间商量事情，我找他俩商量，说我翘班行不行啊？我知道基本不可能，维义看看永亮，永亮说，“这不行啊，我们也想啊，不过队长要问的，而且可能路上就能碰见他，你不在，就完了。”我想也是，然后他接着建议说，“你叫你女朋友过来，你们俩跟在我们后边，不就完了？行么？”。我一想也是个主意，就打电话喊了女朋友过来，永亮和维义走前边，我和女朋友并排在他们后边，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又一圈，教学楼，广场，宿舍楼，操场，办公楼，在夏夜里，圆月下，“明月却多情，随人处处行”，走过人声器嚷，又过静谧如水，落月摇情。

我看见维义在前边经常回头看我们，夜里光线不好，也看不清他脸上什么表情，但能听见永亮斥他，“看啥啊你？”然后维义扭回头，收起背影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维义因为时不时扭头，速度落了下来之后，赶紧疾步追上永亮，拽下他的衣角或者袖口。我看着两人的背影想，我们身后的人看我和我女朋友是不是也如我看永亮和维义一样？

有天下雨，我们值班的时候维义没来，永亮说他生病了，发烧，在宿舍躺着呢。替班的是他们一个同事，另一个邯郸小伙。我问我能去看看他么？永亮说行啊。他们住在学校一个老礼堂大楼的上边，我从来没去过，甚至都不知道那上边还有屋子住人。到他们楼前，我问他，维义吃饭了么？永亮说，没吧？看他也不像能吃进去的样子。我说，“那也给带点吃的吧。我去下食堂，等我。”然后我跑去食堂买了些清淡的食物，出来递给永亮，“嗯，你给他，一会儿。”永亮楞了下，接了过来。

他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宿舍里，感觉像原来一个教室改的，一共放了十张上下铺的铁窗，屋里气味不佳，当时一共住了十六个人，窗台和两个放生活用具的桌子上狼藉一片，地上散乱地放着脸盆水桶，还有积水。其他人都上班不在，屋里就维义一个人躺床上，他睡在永亮上铺，但永亮说你别爬上爬下了，先睡我床上吧，把自己床让了出去。我们进屋，他看见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虚弱但想要绽放的笑容，看得出精神状态还不错。永亮递给他食物，“起来，吃点儿吧？能吃么？”维义开心地笑笑，点头，爬起来，永亮拉过来一个凳子放在他床前边，把饭打开，“喏，吃吧。”我们看见他食欲，松口气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

我们关门下楼前，维义扬起脖子，喉咙嘶哑，冲我们喊了声，“谢谢啊！”然后我听见他有意无意地补了声，“永亮。”永亮扭头，“啥？！”

六月末，暑期将至，我这个工作也快结束了。有天值班，永亮没来，维义沮丧着脸，要哭了的样子，“他不来了，走了。”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替班的邯郸小伙先是一惊，看我疑惑，说，“永亮辞了，说回老家了。”然后又接着一脸惊讶看着维义，不明白他哭什么劲。我拍拍维义肩，问他，“你告诉他啦？”维义点点头，“该走的人是我啊，明天我也辞了。”旁边的邯郸小伙懵了，这都什么啊。

第二天维义也走了，我换了两个新搭档，各种不适应，好在这个工作也快结束了。后来我毕业，大家都开始用微信的时候，我收到一个好友请求，打开看是维义的，他当时有我的手机号，估计是这样找到我微信的。我问他在哪儿啊，他说他离开了北京之后就去苏州找了个工作，不过马上就重新回北京了又。然后打了个神秘的笑脸，问，“你猜我跟这次谁一块儿回去？”，我想起永亮，这个在我生活和记忆里消失了好几年的名字。他说，“恩。谢谢你啊，当时。”

我校园保安工作结束的第二年暑假，北京奥运会开幕，我和女朋友分手，但祖国盛事，北京像一个应许之地一样，包围在各种话题和新闻之下。我在老家，维义在苏州，永亮在邯郸或者是上海我不清楚，但都一起看了几场奥运会比赛，一起回想起去年北京夏天发生的故事，维以不永伤。

